



愚農
哲
彭
嚴

深山嘯虎

——徐君虎傳奇



J347.5
283

031304



虎啸深山

——徐君虎传奇

内 容 提 要

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君虎的一生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出生于湘军军官家庭，少年时代离家出走，寻求新学，接受进步思想。青年时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，跟邓小平、蒋经国在同一个团小组。回国不久，即被蒋介石逮捕。后经营救出狱，参加李济深领导的第三条路线，组织武装反蒋抗日。蒋经国回国后，徐君虎曾襄助他在赣南练兵，除暴安良。后历任新宁、邵阳、大庸县长，发动群众，与惯匪恶霸、封建势力展开殊死斗争。特别是揭露“官匪”杀人放火洗劫永和金号一案，震惊中外。四九年再次组织武装，率部起义，被任命为解放军团长。

本书不仅故事性极强，最主要的是写出了一位爱国者一生对真理、对革命事业的执着的追求，同时也反映出一个正直的人所走过的道路有多么困难，有多么坎坷不平。

封面插图：王建权

封面题字：李 锋

责任编辑：吴 越

虎啸深山——徐君虎传奇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字数26,7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4插页2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册

书号：8070·275 定价：2.45 元

ISBN7—80030—000—5/1.1

引子

公元一九七七年的古历正月十五。

在湖南省新宁县县委大院里，县委值班的老张一清早就起来了，他习惯地在庭院里散步、抡胳膊，做早操。

县委是一座三进的大院，正房和东、西厢房都是中西合璧式的大建筑，青瓦白墙，飞檐拱顶，在这个小县城里，确实显示出了它的非凡的气势和至高无上的尊严。

从昨天晚上半夜起，大街上就不时传来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咚咚呛、咚咚呛的锣鼓声。天一亮，耍龙灯、舞狮子，这些多年不见了的把戏，又在村村镇镇要起来了。十几个后生伢子，举着“金龙”，张牙舞爪地从山坳转到田冲里，又从田冲转到村子。前边，锣鼓开道；后边，武术队跟随；再后边，就是一群群提着裤子、趿拉着鞋子的半大半小的细伢子，在跑来跑去地看热闹。

中午时分，这些龙灯队、舞狮队不约而同地来到县城。城里街街巷巷，锣鼓喧天，百龙汇集，群狮竞舞，热闹非凡。

这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个元宵节，人们要好好

欢闹欢闹，驱散一下几年来憋在心中的闷气和晦气。庆祝这第二次解放，是理所当然的。老张走出县委大门，抬头一看，顿时愣住了：足有上百的人——大多是上了年纪的，从脸色和服装上看，都是山里人——拿着酒、肉、活雄鸡，还有香和纸钱，聚集在县委大院的一段围墙前，他们摆上三牲，两根筷子，一根插在肉里，一根横架在碗上，然后又点上香，烧起纸钱，宰了雄鸡，从鸡脖子上拔下一撮撮鸡毛，蘸上热血，粘在墙上，然后全体跪下叩头……

他们要干什么？

迷信——这在山里人不足为奇。几千年的封建迷信思想，很难在人们的头脑里彻底根除；虽然在解放后经过大力宣传，迷信的人不多了，然而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年代，暗地里又在复燃。不过，这么公开地到县委大门口来搞迷信活动，却是头一次。

“难道他们不怕——”老张迷惑不解。

“同志，你们在搞么子名堂？”他扯住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问。

“这个——你去问他吧！”那汉子指着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。“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古经，他晓得。”

老张又去请教他：“老公公——”

老公公看了看他，看出老张是个外乡人，不晓得本地的那些老古经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去看看我们新宁县的县志就明白了。大清朝光绪年间，我们新宁来了个清官，叫李蛮牛。他是带着钱来做官的，每三个月打发人回家去拿一

次钱。有一回，去晚了，他妈就不放心，问回去取钱的那个人：‘我家蛮牛是不是在外头贪赃枉法了？’李蛮牛是个清官，他娘也是个好人。他死了以后，我们新宁县的黎民百姓给立了块碑。解放后县政府修围墙，把碑推倒当石头砌在墙里头了。可我们老百姓还惦记它呀！”老公公指着众人烧香磕头的地方：“那石碑就在这儿。”

老张听了半信半疑。过了些日子，他趁着修理围墙的机会，把那段墙扒开一看，墙心里果然有一块碑，上刻一行大字：李公子仁功德碑。下面落款是：新宁县全体县民立。

在碑的背面，还有两行大字：

前有李蛮牛

后有徐君虎

这两行字可能是后人加的。李蛮牛是清朝的清官，这徐君虎又是何许人呢？老张决心弄清楚。他又去找那位老公公。老公公给他讲了下面这个真实的、然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
目 录

引 子.....	1
第一 章 小“虎”出山.....	1
第二 章 长江浪涌	10
第三 章 留学苏联	27
第四 章 韶关献计	43
第五 章 血雨潇湘	62
第六 章 身陷囹圄	92
第七 章 新宁起兵	109
第八 章 “虎”落平川	133
第九 章 湘西脱险	139
第十 章 泪洒漓江	159
第十一 章 好友重逢	178
第十二 章 智斗日酋	219
第十三 章 巧除惯匪	249
第十四 章 “虎”放邵阳	277
第十五 章 黄金奇案	298
第十六 章 大庸突围	337
第十七 章 起义新宁	371

第十八章 帽闪红星	404
尾声	432
后记	441

第一章 小“虎”出山

新宁，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小山城，座落在湖南省西南边境，与广西交界，到桂林只需一天的路程。这儿，山深林密，鸟语花香，四季常绿，土地肥美，物产丰富。资江，像一条长龙，闪着粼粼青波，从西南向东北，穿山过岭，横穿全县。

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，出过不少有名的人物。清朝末年，曾显赫一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云贵总督刘长友，都是新宁人，合称“二刘”。据说，现在著名的京剧演员刘长瑜，就是刘长友的弟弟刘洪升的后代。刘洪升天生爱好唱戏，当了“戏子”。刘家认为他“有辱家门”，曾把他开除“族籍”。

离新宁县城不远，有个村庄，叫三渡江村。村子的东、西、北三面是山，山上古木参天，翠竹常青；村南，有条小溪，水清见底，鱼虾相戏，那是孩子们的天堂。溪上有座石拱桥，连着两条道儿，一条通向县城，一条通向山林。

一九〇六年的农历七月初六，在三渡江村一所颇为豪

气、青砖杉木混合结构、带有飞檐的两层楼里，“哇——哇——哇——”声声啼叫，徐家的一个婴儿坠地了。

这是徐登云夫人的第一个男孩。全家大小，从上到下喜气盈盈。

徐登云在新宁县是个体面人物。他父亲是个老猎户，论枪法，远近闻名，数一数二。打了一辈子猎，只留下个好名声，没有留下家产。徐登云从父亲那儿学到一手好枪法，后来参加湘军，得到步步提升，从小兵当上了六品顶戴的千总。这在山村人的眼里，是个一声咳嗽就可震倒一个山峰的大官儿了！现在，夫人给他生了个男孩，乡亲好友，前来庆贺，全家大小，乐得合不上嘴。山村人迷信，说男孩子起女孩子名字，能消灾免祸，能快长快大，所以徐登云特意给儿子起了个女孩子的名字——士燕。

革命军兴，清帝逊位，徐千总返归故里，用积攒的钱财置了房子置了地，在三渡江村当个土财主，闲时打打猎，散散心，日子倒也还好过。

小士燕一天天长大了，一点儿也不像轻巧的小燕，倒像一只剽悍的虎犊：方头宽肩，虎背熊腰，上树掏鸟窝，下河逮鱼虾，没有他不干的。他有个古怪脾气：不爱洗澡，更讨厌洗脸。妈妈给他洗澡，得有两个人把他按在澡盆里；给他洗脸，得在他早晨还没睁眼的时候，用温湿毛巾，在他脸上轻轻地擦擦。他一旦醒了，就甭想让他洗了。有一次，他醒了，妈妈见他脸上又是土又是灰的，叫他洗洗脸。他不干，妈妈生气了，一把拽住他，用胳肢窝夹

住他的脖子，愣给他洗了。他又踢又咬，母亲一松手就哭着喊着跑到大门外，就地一滚，从地上抓起把烂泥就往脸上抹，一边抹还一边喊：“我叫你洗，我叫你洗！”狠狠地对妈妈进行“报复”，气得母亲直叹气。

光阴似箭，一转眼，小土燕已经七岁了。爹爹请了个私塾老师，让土燕冲孔夫子圣像磕了三个头，算是开了蒙。可小土燕不喜念书，爱跟着爹爹一块儿去打猎。岁数不大，却练就了一副铁脚板，什么蒺藜、竹根、碎石、柴蔸，全都不怕，上山就像走平地。爹爹去打猎，他常偷偷跟在后边。山上是个充满着神奇色彩的天地。他们家的六只猎犬，钻进密密的竹林和杉树林里，一边跑，一边汪汪地乱叫。他也跟着猎犬一边跑，一边喊叫，吓得兔子、獐子乱窜，野鸡乱飞，就连凶猛的野猪也嗷嗷地尖叫着四处躲藏。

“莫乱跑！”爹爹跑过来揪住他的耳朵，严厉地说，疼得他呲牙咧嘴，只好乖乖地躲在一块大石头后边，偷偷地瞧着爹爹。只见爹爹端起枪来，“砰”地一声响，一只獐子被撂倒在草丛里；“砰！”又是一声响，一只兔子往上一蹦，一个跟头栽在土坎下不动了。小土燕看了，手心直痒痒，么子时候他也能端起枪来，“砰”地一声响，撂倒一头野猪，那才过瘾哩！

土燕十三岁那年，爹爹特意请来了前清秀才王楚雄，教他读四书、五经。徐登云有个顽固的想法：朝代可以改，科举不会废。不管哪个朝代，当官的还是那些状元、

进士，而要考状元、进士，当然离不开先圣们的四书和五经。他是望子成龙啊！

爹爹和先生管得很严，士燕再也不能跟着爹爹上山去打猎了。见不着山林，失去了欢乐。他成天关在屋子里，面对着一个花白胡子、驼背、半昏半醒、出口就是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的糟老头儿，嘴里机械地背诵着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……”，简直要憋死人了。

士燕一边背诵课文，一边不断地抬头望着先生。慢慢地，先生的眼皮儿粘在一块儿了，并发出了“呼噜呼噜”的声音。这声音由小到大，由轻到重，很是响亮。士燕停止了背诵课文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。可是，先生是靠门坐着的，一开门，就会惊醒他。怎么办？他望了望窗户，灵机一动，有了。他踮起脚跟，把椅子搬到窗底下，踩着椅子，爬上窗户，轻轻一跳，落到了窗外，然后跑到自己住的房间，从门后摘下他那杆小猎枪——那是爹爹前年特意给买的，带上猎狗“达子”，连蹦带跳地上了虎头山。

王楚雄老先生一觉醒来，揉了揉眼，不见士燕。再看窗户，开着，窗户下有把椅子。他知道士燕是从窗口跳出去，到外面玩去了。心想：也许玩一会儿就回来的。他没敢去告诉徐登云，因为士燕是在他打盹的时候跑的，徐登云要深问起来，对己不利。可等啊，等啊，等到天都擦黑了，也不见士燕的影儿。老先生着急了，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着，焦急万分。不得已，只好迈着蹒跚的脚步，匆匆来到前院，如实地告诉徐登云夫妇。徐登云一听，赶忙跑

到士燕住的房子里一看，小猎枪没了；再看猎狗，达子也没了。显然是上山打猎去了。可这个时候还没回来，莫不是出了么子事？是碰到野猪了，还是遇上了老虎和豹子？徐登云心里焦急，以重赏把屋里的几个长工和村里二十多个青壮年动员起来，自己亲自带队上山去找。大伙儿仨一组，俩一伙儿，打着火把，穿竹林，钻蒺藜窠子，找了一夜，不见踪迹。士燕妈见没找着儿子，鼻子一酸，就哭了起来。徐家大院里哭的哭，喊的喊，简直乱了套。徐登云心里烦躁，把水烟壶往桌上一顿，大喝一声：“哭么子？”老婆和儿女们不敢大声哭了，但还都暗暗饮泣。徐登云不愧是当过千总的，他指挥若定，“兵”分三支：一支仍去山上寻找；第二支分头前往亲戚朋友家，一是看士燕是否跑到哪个亲戚或朋友家去了，二是给亲戚朋友们送个信，请他们也帮助寻找；第三支让士燕妈带着雄鸡、水酒，到土地庙去许愿，让土地爷保佑士燕平安回家。

一整天，徐家大小都在焦急不安中度过，没有半点儿音讯。

第二天傍晚的时候，派到县城士燕他舅舅铺子里去的一个长工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。刚到大门口，就喊：“老爷，太太，少爷找着了！”全家大小闻声跑了出来，可是除了那长工站在院里满脸汗水，喘着粗气外，并不见士燕。

“士燕呢？！”几乎是同时，徐登云夫妇着急地问。

“少爷昨天到舅爷那儿借了二十元钱，走了！”

“上哪去了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全家老少，一场欢喜又落了空。不过可以放心了：士燕没有被老虎或豹子吃掉，他还活着，只是不知上哪儿去了。徐登云让老先生写了不少揭子，画影图形到处张贴：谁要是看见士燕，报个信，赏光洋二十块；谁要是把士燕送回家，赏光洋五十块。

再说士燕从先生那儿逃出来，背着猎枪，带着达子上了虎头山。进山不久，达子就赶出一只斑鸠，正好从士燕头上飞过。士燕眼疾手快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斑鸠落地。达子奔了过去，从草丛里把那只还在扑打着翅膀挣扎的斑鸠叼了起来，送到士燕手里，然后摇着尾巴，吐着舌头，围着士燕转圈子闹着玩儿。突然，它两只耳朵竖了起来，汪汪地叫着，四脚腾地像箭一样射入了林子，不一会儿，就从林子里赶出一只獐子。獐子在前边狂跑，达子在后边紧追。士燕一看，兴奋极了，心想：今天运气不错！他端起枪，瞄准狂跑的獐子，扣动板机，“砰！”随着枪声，獐子跑了，达子却栽倒了。他跑过去一看，只见达子躺在血泊里，周围的草棵子都染红了，前胸汨汨地往外流着鲜血。士燕吓懵了，叫着：“达子！达子！”达子大概听见了士燕的叫声，微微地睁了睁眼，可很快地又闭上了，永远地闭上了。它再也不能围着士燕摇着尾巴嬉闹了，再也不能追赶獐子和野猪了……。士燕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他

明白自己闯了大祸！他家有六只猎狗，可爹爹最喜欢的是达子，达子不仅勇敢，敢和野猪、豹子斗，而且很机灵，见了兔子、野鸡什么的，它用四条腿趴在地上，匍匐前进。离目标不远时，纵身一窜，能准确地咬住猎物的脖子，然后摇着尾巴，欢愉地将猎获物送到主人跟前。爹爹每天晚上，都要坐在藤椅上，一边端着水烟袋“咕嘟咕嘟”地抽着烟，一边看着长工给猎犬喂食。六只猎犬，每只有每只的食槽，从不弄错。今儿晚上，爹爹见不着达子来食槽边进食了，他一定会暴跳如雷。

土燕不敢再往下想。他流着眼泪，把达子拖进一个废煤窑里，把自己的小猎枪也扔了进去，让它给达子做伴。然后捡了一些石头、土块填在里头，埋下了达子和猎枪，也埋下了他童年的欢娱。他不敢回家，可上哪儿去呢？他想起了在县城里开桐油杂货铺的舅舅，但这儿离县城有六十多里路，天又快黑了，怎么办？好在身上还有点儿零钱，走了二十来里路以后，住了一夜伙铺（客店），第二天赶到舅舅铺子里，说是他爹爹打发他进城买东西，带的钱不够，跟他舅舅那儿借了二十元钱。他拿到钱后，买了张船票，从资江顺流而下，到了宝庆（邵阳）。在宝庆的客店里，他给爹爹和妈妈写了封信，说他逃学和打死达子的经过。同时告诉他们，在家里读私塾他实在受不了，不管爹妈同意还是不同意，他决心去长沙求学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夕阳，静静地躺在一条镶着金边的云层上，不甘心默

默地沉落下去，又将火一般殷红的余晖，尽情地抛撒在湘江里。

徐士燕下了船，走上码头，刚刚踏上长沙城的石板路，迎面就碰上了一队当兵的。

“做么子的？”大兵把走在他前边、挑着行李的一个乡下伢子拦住了。

那伢子放下行李，大兵用刺刀一挑，就把行李绳挑断了；再一脚，踢倒了篾箩，篾箩里的猪血丸子（一种用豆腐、猪血和猪肉混合做成的粑粑，可以做菜）撒了一地。大兵拿起一个闻闻，说里头藏有鸦片。用刺刀挑开一个看看，没有鸦片，扔了；再挑，直到挑完扔净为止。士燕是个血性子，好打抱不平，见当兵的如此横行霸道，早把鼻子气歪了。他见大兵扛起枪要走，蹭地一步向前，把大兵拦住了，指着满地的碎猪血丸子说：“你得赔人家！”当兵的见是个小孩，鼻子里哼了声：“混帐！”用力一搡，想把士燕推倒了事。谁知士燕还真有点儿“虎”劲儿，当兵的愣没把他搡动，胳膊反而被他揪住了。士燕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拽住他的胳膊，“吭哧”就是一口，疼得当兵的哭爹喊妈，举起枪托就要打。士燕撒腿就跑，他在家练就了一双铁脚板，跑得飞快。大兵追不着，只好折了回去。士燕看着他们的后影，恨恨地说：“我要带着那杆小猎枪，就一个个将你们全崩了。”

当兵的欺负老百姓，外国佬更欺负中国人。士燕到长沙没几天，又遇上了一件事。那天，他到湘江边上去玩，看见江边围了好些人。一会儿，从人群中跑出一人，不要命地朝

上游停着的日本轮船那儿跑，后边好些人追，一边追还一边喊：“抓住他，抓住他！莫叫这个家伙跑到洋鬼子那儿去了！”当愤怒的人群快追上那人的时候，突然，日本轮船上响起了枪声。人群中有两个人应声倒在了血泊里——一个木匠，另一个是报童。

原来，在二十年代，湘江——这条哺育着三湘儿女的命脉，却被帝国主义霸占着。挂着膏药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轮船，在江里横冲直闯。但三湘儿女是有骨气的，他们宁可坐中国同胞的小木船，也不去坐日本人的轮船。日本人卖不出票，就想了一招：买一张轮船票赠送一条毛巾。有个家伙只为了一条毛巾的小利，丧失民族气节，去买了一张轮船票。工人们知道了，把他围起来臭骂。他为了寻求主子的保护，就往日本轮船上跑。日本人为了保护走狗，不惜开枪屠杀中国人民。

第二天，全长沙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工、农、商、学都参加了。他们高呼口号：“打倒帝国主义！打倒军阀！”湘江怒吼了。到长沙城没几天的土燕，也参加了这次游行。当兵的欺压百姓，洋鬼子屠杀中国同胞，这是土燕在新宁的小山村里所未见到的。在长沙，他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与民族的危机，他暗暗下定决心：长大后一定要把洋鬼子赶出中国，把这些当兵的通通杀死。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叫土燕，太没劲儿了。燕子太弱小，老虎才强大。老家三渡江村后边的虎头山多雄伟啊。从此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“徐虎”。